

# 憨仁总是找我的碴,马林帮我摆平了他



黄梵著  
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内容简介

陈小楠父亲病逝,母亲清月独力撑持着贫寒之家。母性及挣脱底层的愿望,使她为改变儿子未来的命运而苦苦挣扎,这个屈辱的过程,牵引出一段隐秘、久远而浪漫的往日故事……而清月唯一愿望所寄的儿子,却在青春的躁动中不能自拔,反抗,叛逆,毫无良心地消耗着青春,消耗着清月的母爱。

## 上期回顾

清月为戴琪和武云飞遗憾,她觉得他们应该有一次的。清月也向表姐敞开了心扉,讲述了她的一段故事。丈夫生病那会儿,为了应付高额的医药费,她想办法借钱。最终,她向一个平时对她垂涎三尺的男同事屈服了。奇怪的是,事后,她感觉到的不全是屈辱。

## 烦恼人生

### 我上大学,马林带人来帮我搬行李

我第一次踏着风般轻快的步子进了大学。马林领了几个人来为我搬行李,宋池头筋暴突的样子,令我母亲忧心忡忡。她把我拉到人群边上训斥了一通,说从现在起你必须重新选择朋友。一阵肃穆后,我点了点头。远远朝宋池望去,他确实有几分杀气,满脸神情寒凛凛的。

进校没多久,我已经有了一个印象。每个专业的学生都多得不思议,人数是公立大学相应专业的三到四倍,可是愿意追随老师学点什么的人,寥寥无几。

我每天几乎在与一股不读书的洪流抗争着,看着制图教室里稀稀拉拉站着几个人,心里难免替这个礼堂大的教室生出一股惆怅。到了夜晚,学生的说话声都躲在林子里,到处是让我遭受尴尬的恋人,在他们面前我像个态度庄重的老人。恋爱的热闹景象很快出现在教室里,恋人们双双在底下做着小动作,有人甚至为恋人说的某句话,笑得上气不接下气。

北方的男老师骂起人来都带着一股膈味,“你奶奶个熊,你两个要弄,就滚外面去弄,别在这儿丢人现眼。”须臾间,满堂的议论声马上裹住了那对恋人。学生个个眯着一对笑眼,幸灾乐祸地打量他们。被训得面红耳赤的恋人,把眼睛睁得比谁都大。十有八九,他俩会继续坐在原位上,等议论声像扬起的尘土慢慢落定,两人各自缩着身子,便静得像丢了三魂七魄。能骂出几句惊人话的通常都是男老师。秀秀气气的女老师火气不会升得那么快,就算教室里的景象妨碍她讲课,也只是在讲台上拍一

下黑板擦,连声说,“大家注意课堂纪律了啊……”一共有好几次,后排的嬉笑声弄得我实在受不了,于是我陡然变出一张男老师的脸,对着后排的恋人骂了起来,“你们他妈的不想听课就滚出去,别在这里妨碍别人。”滔滔不绝的说话声立刻停止了。望着鸦雀无声的教室,女老师感激地端详了我一番。很多大学混都集中在后排,我多管闲事的举动自然惹得他们耿耿于怀。

有一天,我遇到了一个挑衅的场面。大班课上有一个从没说过话的男同学,绷着浑身的肌肉朝我走过来,他晃荡的样子好不轻浮。我心里马上闪出没什么好事的念头。他用鞋尖碾着我脚前的一只甲虫说,“我搞清了你的情况,别仗着有几个哥们,就在课堂上对我们发飙。有本事把你哥们叫上,我们打一架,怎么样?”

“你别感情用事,我早就不弄那些事了。”

“怎么?你害怕了?”他用脚踩着那只死去的甲虫,脸上满是威风凛凛的神情。

“随你怎么说,反正我不沾那些事了。”

他大概想为自己的肌肉找到用武之地,走前把死甲虫一脚铲到我的裤腿上。那一刻,我意识到了世间悲剧产生的秘密所在,好在我克制住了肉体的冲动,也为自己有这么大耐心而大为叹服。

### 憨仁几次三番找我滋事

凡是混混都有怪毛病或者怪想法,他也不例外。只要在路上见了我,他就像一头牛似的朝我喊道:“胆小鬼!假大汉!”接着他开怀大笑的时候,嘴里就露出两颗硕大的虎牙。见到他“哈

哈哈”地扬长而去,我心里满是深一道浅一道的屈辱。也许我心烦意乱的样子并不令他满意,他还纠集人来围堵我。上课铃响了,他故意率人把我堵在教学楼的大门外,最后我只得在上课中途顶着老师鄙视的目光走进教室。

我不久就技穷了,难以招架他一次比一次强的纠缠。算是巧合吧,我所在的宿舍居然有人对他了如指掌。他倒有个招人喜欢的名字:憨仁。他父亲是附近一个县级法院的小庭长,这个背景对他学好是很不利的。以前听马林谈过机关大院里的那些男孩,他们多数都成了孩子中的野兽。仗着家庭权势和优越感,他们只对胡作非为感兴趣。憨仁自然熟悉校外江湖的那套把戏,不过他的狂热劲几乎白费了,他始终没能成为县法院大院里的孩子王。他和别的孩子都得恭敬地听一个叫“粗树”的男孩训话。“粗树”总是带他们欺负沿街烤红薯的人,定期向烤红薯的贩子收取红薯作为保护费。跟着“粗树”有得吃有得玩,追随“粗树”的男孩自然就多起来。他们甚至爬树掏遍县城里的所有鸟窝,取走鸟蛋不说,还把窝里人推我挤的幼鸟们扔下树来摔死。“粗树”总是怂恿一些男孩从家里偷出钱来,一起到饭馆里大吃大喝。

憨仁大概是不习惯文明的生活,或者他想摆脱“粗树”留给他的被领导的阴影,正好我作为合适的对象出现了。这种令我扫兴的事却令他非常兴奋。我一直想叫他挑衅的努力付诸东流,但半个月过去了,我的大将风度反倒把他想打群架的瘾彻底勾了出来。我实在没什么退路了,便违心地去找了马林。我烦恼得几乎想大哭一场,不希望自己回

到浑浑噩噩的过去,不想叫过去的混混朋友来侵扰我崭新的大学生活。没想到马林倒很慎重地替我考虑一番,他说,“你妈让你上大学也不容易,无论如何不能叫学校把你给开除了。”他的军师才智没有因为研习理发而退化,就在我心里默默念叨“我该怎么办?”“我该怎么办?”,他突然一拍大腿果断地说,“从你说的情况,我知道他是哪种人了。放心吧,这种人好对付,我有办法。”“真的吗?”

### 马林彻底制服了憨仁

马林布置的场面就像一个祭祀仪式,他的面前有一个石条凳。在林中树木剩下的这块空地上,见不到任何与打架无关的人。马林叫的人在衣服方面也装饰一番,墨镜护腕铁皮大头靴一应俱全。憨仁那边的学生没预想的多,只有五个人在紧张地把手骨捏得直响。望见马林这边站着十来个人,学生脸上隐约露出大错铸成的神色。

马林像要给对方上课似的,一步一步走到空地中央。空地上鸦雀无声,所有人都等着他发话。他的神色出奇安详,然后歪着嘴角开了腔,“要想死很容易,不难,你们看……”说着他一向对方展示他身上的武器,悠悠悠解释哪件武器适合攻击人的哪个部位。一一炫耀完毕,他慢慢把五环相连的指齿往手指上戴,当他抖开一根自行车链条拿在左手,就弯腰捡起石凳上的弹簧刀,“啪”的一声将它又狠又准地投在一棵树上。他身后那群用摩丝竖着头发的人,也纷纷戴上指齿,显出抖链条的一股野蛮劲来。

马林拖着腿,慢腾腾地取回树干上的那把弹簧刀,又继续他

的威慑仪式:“我做事一向讲信义,所以,今天也给你们两条路选择,第一条,打出人命来;第二条,让憨仁向陈小楠赔礼道歉,然后两人和好。”

那阵,我战战兢兢站在那群人旁边,害怕那些链条或指齿真会把学生的脸刮出一道血印,或无情的弹簧刀会给谁的胸口致命一击。老实说,马林说话越是谦恭有礼,越叫人觉得他是打恶架的大行家。他的言行差不多耗尽了学生的勇气,有人扑通一声给马林跪下了,“我不打了,我不打了。”憨仁用目光打量着地上的同学,僵着表情硬撑了一会,最后也屈服了,“……好吧,我向陈小楠道歉。”

听到憨仁踩着草地走过来的声音,我的脸一下热得发烫。他的道歉话和嘴里消化不良的口臭,一起向我吹过来。末了马林收起手心的种种玩意儿,走过来让我和憨仁郑重握了手。“现在还有一件事,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庆贺一下呢?”马林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望着憨仁,简直像一张会说话的嘴。憨仁不费劲就领会了他的意思。憨仁用断断续续的声音说,“哦,我,我有钱,我请你们吃饭。”“那好啊!”马林抬起手拍了拍憨仁的肩膀,马林这边的人个个兴奋得“嘘——”“嘘——”打起了口号。

在他们要去享受和解的大餐时,我向马林透露了不想出席的念头。马林愣住了,忙问我怎么回事,我向他低了头,朝他耳朵里悄悄灌了几句话:“我很高兴能有这个结果,但我不想和他成为朋友。”马林默默地掂量了一会我的话,然后笑着对我当胸擂了一拳,豪气地嚷了一声:“我懂了。”

# 外号土匪张的新来女领导很快引起下属的不满



苍翠香调著  
中国商业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内容简介

顶级化妆品公司的靓丽女人们,真实残酷的生存斗争,实习生、职场新鲜人、职业老手,职场菜鸟升级进化的绝佳案例。职场、情场、名利场,八个故事,N种人生。一样的处境不一样的处理方式,从土匪张与优雅张的不同应对中体察管理的艺术。经销商VS经销商?公司VS经销商?平铺直叙中揭示工作的本质——你究竟为谁工作?细节无处不在,三个实习生的不同结局。跳槽升职还是剩者为王?任劳还是任怨,你选哪一个?吃力不讨好的行政部,怎样出彩?目标坚定时,不抛弃不放弃。一个屋檐下的八个故事,带你走近化妆品行业的职场纷争,走近头戴炫目光环的美丽女人。从被骗到欺骗,从被欺到欺凌,没有被淘汰的人便在这些算计中锻炼出一颗坚强的心。

## 职场谋略

### 新官上任

千般秀丽,万种风情,这是一家化妆品公司华美的故事。

公司下面有两个品牌,在市场上相互就是竞争品,在公司,两个品牌的团队,也免不了铆足劲抢各项资源,抢归抢,实际上大家的关系也还不错。

巧合的是,两个品牌各管南方大区销售的经理,一个跳槽,一个高龄回家待产去了,上海办公室在一周内,来了两位接班人。两人都是女性,都姓张。两个张小姐,风格完全迥异,一时间两人倒成为中饭的娱乐话题。

一位张小姐,海归派,之前在五星级酒店及著名奢侈品珠宝品牌任职,见人永远如同春风拂柳般地微笑,衣裳穿得很低调,偏好Banana Republic,深咖啡色的大皮包,被时尚达人人们猜了数日,终于有人认出是九几年版的Ferragamo。

另一位张女士,在零售行业15年,之前做快速消费品,到公司来一个月,愣是没有穿过重复的衣服,有天更是穿了件疑似她当年结婚时回门的粉红色西装,戴了个水钻王冠的发箍,折腾了公司一帮小女人前赴后继打她桌前经过参观。她为人热情,遇到同性,便抓起对方的手摩挲,遇到异性便派烟。为了好分辨,公司众人私下管她们叫土匪张、优雅张。

新官上任三把火,各位小巴辣子遇到自己的新主子,个个观望中,很快,土匪张的手下们率先传来噩耗,土匪张将他们下个月的指标抬高了30%。四个手下在饭桌上大发牢骚:

“她怎么得出30%的数字?她会不会做销售分析啊,7月本就是淡季,又没有新品,又没有促销,怎么做啊?”

“30%肯定是完成不了,那下个月的奖金是不是就没了?”

“甭跟她多啰嗦,咱们直接去找总监。”

几人嘴巴上说找总监,行动上拖着,找优雅张手下打听,你们指标有没有加?得到没有,一切照旧的答复后,又是一阵沮丧。转眼间,销售非但没有增加,连之前的目标也只打了8折完成。土匪张的脸色一日比一日难看。

奖金果然没有了。

四个人这下彻底坐不住了,大家一合计,约好了时间来找土匪张“沟通”。

5个人坐在小会议室里,土匪张脚踏“恨天高”的松糕鞋,气焰一下子就把四人给压倒了,众人还未开口,土匪张便说:“正好,我正想找你开个会,你们四个人倒先来了。说说看吧,这个月的销售怎么回事?居然还跌了这么多?啊?你们四个人办公室空调吹得太舒服了吧?从今天起,每天给我在柜台上盯销售,盯业绩,完不成,周六周日也给我在商场待着,每天都要交给我巡店报告!”

四人眼神交流了一下,终于有人开口:“7月本来就是彩妆的淡季,这个月没有什么促销,所以销售有了一定的影响,好在问题也不是很大,10月我们会上新品的唇膏,还有两场MAGA的支持,我们相信一定能补上这个缺口,全年的指标完成没有问题。”

第二人继续:“但是,30%的增长目标,我们觉得很难完成,

这个是以前没有过的数据,公司其它品牌也没有过这样的增长,所以我们想,是不是,是不是您根据我们以往的销售情况,重新制定一个合理的增长幅度?”

土匪张冷笑几声:“我在进公司之前,就有人提醒我,B品牌的销售团队不好带,各位销售主管都是公司的资深人士,很难服一个外来的空降兵,我说不信,我会以自己的宽容之心面对工作,面对自己的团队,可是?”土匪张逐一看着他们四人:“可是你们四人就真的跑来告诉我,销售下跌是无法避免的,我定的目标是无法完成的,你们就以你们的行动来证明给我看,外间的传言是真的吗?”

四个人面面相觑。这个女人果然很土匪,他们这还没叫完委屈,她就给戴了个不合作的大帽子。

土匪张这里无法说通,大家只好写邮件给总监,又就30%的问题进行了讨论,特别写明之前找土匪张开会沟通未果,所以,只能就此问题,找总监沟通。

邮件发送,四人身在商场心在办公室,短信联系不断,终于总监助理传来消息,上午,土匪张在总监办公室哭得叫一梨花带雨。

四人一阵惊喜,看来,有转机。总监的回部内容大致如下:先用十行肯定了他们的工作,并做了一定的安抚,最后一句的意思是,关于销售指标的问题,请与直属上级沟通。

“这活没法干了!”四人中最年轻的麦可一拍鼠标:“总监既然摆明了态度力挺土匪张,土匪张接下来还会给咱们好日子过?等着穿小鞋吧!”

### 土匪张的策略

土匪张的速度不愧有风范,第一步,她将四人的交际娱乐费全部上缴捏到自己手中。

销售主管们每个月都有两千块的额度,专门用来请商场主管吃饭联络感情,拿发票报销就OK,只要不超过两千,直属上司又签了名,从来报账没有异议,更没人一本正经地去查。本来嘛,与商场搞好关系,也是销售主管们的工作之一。

土匪张在例会上,就将一叠报销单向麦可砸过来:“你上个月,请了太平洋的王三吃鲍鱼啊!吃了八百块!”

麦可忍住怒气,平静地说:“鲍鱼是没吃,王三点名要去吃花乐,一份500多块的鱼生,他一个人吃都嫌少。”

土匪张冷笑几声:“王三高血脂又脂肪肝,你敢情不知道?他连陪台湾人去吃饭,都只拣几根青菜叶子用水洗过吃吃,跟你倒鱼生大餐了?那上上个月呢?你的发票中,连续四个月都有跟王三的餐饮费,你们哥俩感情这么好,他帮你解决什么问题了呀?你去将我们的位置跟倩碧的位置换一下,我就对这3800块钱,既往不咎!”

麦可嘀咕:“这个不是超市货架的位置,说换就换。”

土匪张宣布:“以后你们四个人,要请谁谁吃饭,必须先向我申请费用,没有我的批准,一律不给报销,我的批准条件就一条,必须一顿饭解决一个实质性的问题,喝酒吹牛的饭局,你们自己找总监签字!”

其他人还想反抗,瞄到土匪张手边自己的报销单,没了声音。

第二步,亲老人,远小人。四人中的老人是简。简家庭结构上有老下有小,儿子正在读高中,四个主管中,她是唯一没有私家车的。

简年纪大了,外表上,也就一普通阿姨妈妈,对工作没有冲劲,只有战战兢兢,要不是把钱看做命根子,她也不会和其他三人一起叫唤。是典型的事不关己、高高挂起的免战派。前任上司也知道她的性格,欣赏的就是她做事的稳妥,所以啃骨头的商场一般交给她打理,属于四人中地盘最小、实力最弱的主管。

土匪张慢慢将几个重要商场向简转移。几次例会,挑别人的错,也没批评简。

虽然其他人知道这招叫“离间”,大家只装不知,咬牙团结。

这日,麦可又接到手下一柜长的电话,说明星产品已经缺货两礼拜了,生意逃走好多,再不进货,这个月的指标怕是完不成了。

麦可知道下一批货还在公海呢,怎么办,想了想,简上次分得最多。于是给她打电话。

“吓!我见死不救?你当年……”简在电话里跳起来,翻起了陈年老账,两人在电话中不欢而散。

经不住土匪张的不公平待遇,货、礼金、赠品都优先分给简,销量上去了,奖金也就上去了,其他人岂有不妒忌的。果然。开始了内讧。